

非虚构作品展

今年4月底,根据院里安排,我被选派到甘肃省渭源县上湾镇尖山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不知不觉间,已与尖山村结缘两个月。

尖山村人多,分布零散,记得第一次跟着第一书记到农户家里作调查摸底,整整一天走访了20多家农户,翻了两座山头,走了3万多步,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村级工作的不易。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跟随村里的干部陆续走遍了全村15个村民小组,和村民打交道的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结识了不少“忘年交”朋友。

第一次到尖山村,面对陌生的环境、艰苦的条件和一张张陌生的脸庞,我心里五味杂陈,环顾四周巍峨的大山,不禁多了几分茫然。

刚来的几天,我迎来了驻村生活第一个挑战——架火炉。来之前我凭主观想象,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也能,生个火还能有写起诉书难吗?直到我夹着煤炭看着燃起的小火苗一次又一次熄灭的时候,真的手足无措,体会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无奈。

接下来的几天,我依然执拗地尝试生火,然而失败继续失败,找原因问技巧还是失败,如此循环往复……

李大姐的出现,仿佛是我初来乍到适应全新生活中的一道光。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学会了驻村生活第一要技——架火和做饭。

李大姐,年近五十,是我们住在村委会的邻居,也是一组组长,更是留守在村少有的“年轻人”。

我的美丽乡村

我的忘年交

魏燕

或许是李大姐看到了我的窘迫,也不戳破我强掩的尴尬,二话不说,撸起袖子,撕了一张我从单位带来的没用的报纸,从家里拿来一把细碎的小木柴,只见她用打火机点燃报纸,扔进火炉后放入木柴,等到木柴燃起来又轻轻放入小块的煤炭,不一会儿的工夫火炉生了起来。我也在纳闷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和步骤,为什么李大姐生个火如此容易,而我却是这么费劲?

之后几天,在李大姐帮助下,我终于成功点燃了我“人生的第一炉火”。看着火炉里跳动闪烁的火焰,那一刻,我觉得它比绚烂的烟花还要美,觉得原来幸福是如此的踏实而简单。

解决了架火的问题,迎来了吃饭的难题。

村里距离镇上远,吃饭不方便,不太会做饭的我总是犯难,在刚来的一个月里,中饭总是用方便食品胡乱凑合。李大姐看破也不说破,总是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去吃:“就是添双筷子的事情,只要你嫌弃就经常来,孩子们特别喜欢你。”

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学会了做饭,但偶尔还会去李大姐家里蹭饭。有时候村委会门口的大爷大妈看我们驻村工作队自己做饭,总会拿自家地里种的土豆、白菜送给我们,还怕我们嫌弃,淳朴的乡亲们总是在点点滴滴中感

动着我们。

慢慢地,在和李大姐这样朴实亲切的乡亲打交道的过程中,谁家的孩子在哪里上学,谁家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等等,这些具体琐碎的事项,我渐渐能做到胸中有数。相比刚来时的迷茫,我有了更深的感触,也有了获得感和归属感。

2. 老张是我联系的帮扶户,56岁的朴实汉子,儿女常年在外打工,他和老伴在家照顾孙子,还种了十几亩地,养了4头羊2头猪。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家里慢慢有了余粮,吃穿也不用愁。

老张是个性子硬脾气也硬的人。据说去年夏天,他到山上的地里打农药累了一天,回来拿弯刀砍柴做饭,失手一刀砍到腿肚子上,鲜血直流。他硬是没有到医院包扎,上了些消炎药和碘伏,撕了自家门帘的一块长布缠了起来,坚持半个月伤口愈合了。当我看到那条四五公分长的伤疤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却像一点没事,嘴角还扬起微微的笑。

今年初,老张是享受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政策户,按照政策旧宅要腾退,复垦必须到位。我和其他村干部上门做思想工作,但他不想离开老宅子,一是把家中千斤余粮搬到新家确实比较困难,二是集中安置点不能养羊养猪。我动员

他把余粮卖一部分,他说不能卖,以前过穷日子过怕了,“家有余粮,心中不慌”。一次次上门一次次做思想工作,看到左邻右舍都陆续陆续搬离,只有他一家还待在不通路的半山腰上,终于答应腾退。

搬离老宅子的那天,老张喝了几盅酒有些伤感,若有所思地跟我说:“小姑娘,你人不错,工作也做得到位,我知道住进新的房子舒服方便得多,可让我拆掉住了好几十年的老房子,有感情哩,我心里就是难受呐。”

我说:“树挪死,人挪活。老张你是个勤快人,住到新宅子,可能种不了那么多地,但是我们工作队可以联系到咱们的村民合作社务工,收入肯定会比种地养羊养猪还高啊。”

他看着我,郑重地点下了头。

3. 老王今年55岁,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听说,年轻时老王的日子过得蛮不错的,常年在外打工,手头有一些余钱。外出打工的时候,娶了个媳妇,后来回到老家准备安心过日子,可是过了几年媳妇偷偷跑了,家里只剩他和他年迈的老娘。媳妇跑了之后老王就再也不外出打工了,种着几亩地,侍奉着八十来岁的老娘过日子。

第一次见到老王是乍暖还寒的时候,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我和驻村队

但一路成长,我缺钱缺衣缺美食,却从来没有缺过爱。

冬天的胶东风雪交加,住校的我手头钱不多,只够买榨菜海带丝,配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吃,但好多次的周三周四,爸爸都会蹬着自行车送来一盒白菜鸡蛋馅的饺子。饭盒贴身藏在棉大衣下,到我手里时都带着余温。

回忆往事时,我曾抱怨过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懊恼学习粗心大意,却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清贫的少年时代有多么灰暗。因为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啊!我的父母,愿意倾尽所有,把她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以至于我每每提起以前的故事,想到的都是温暖,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3. 三句尚远浓烟散,一如年少迟回归。在生活和工作的加持下,我们不断前行,家乡和童年就这样留在了身后。

“五一”假期回乡,正赶上人群在我家门前拥堵。有年近九旬的嬷嬷,有人到中年已然发福的婶婶,还有完全陌生的新媳妇,和围着大人嬉戏打闹的娃娃们,能让我叫上称呼的,竟一巴掌能数过来。嬷嬷和我奶奶是一个年代的人,七八年前奶奶去世后她便不常到我们胡同来了。我喊了她一声,她站起来端详了我半天,结合车停的位置推断出我的身份,树皮般干巴的手握着我,感慨变化真大啊,这要是在路上,根本不敢认。

是的,旧路无处不堪寻。整个村庄

员一起入户,看到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门口坐着,随即到家里看了看,发现取暖用的柴火、米面都不多了。询问得知这就是老王的娘,老王住进了安置房,老太太眼睛不太好,住楼房不方便、不习惯,就继续住在老屋里。

我们返回村委会的路上再次路过老王家,发现老王回来了,于是又进去坐了一会儿。我们试着劝说老王把老娘也接到新房去住,老王坚持说老娘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我们又尝试着劝他经常回来看看老娘,多备些柴火、米面油,没想到老王听也不听,屁股一拍,大步走出大门,骑着他的摩托车一溜烟无影无踪……

我和几个队员只好作罢,感叹道:“好翠的老王啊,牛都拉不回来。”

后来每次路过老王家,我都要进去坐坐、看看,可是遇到他的次数少,老太太一个人在家的次数居多。为老太太的赡养问题,我们多次找老王的兄弟姐妹,也请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单位进行联合调解。可在调解过程中,老王一激动就开始不讲道理,有理没理地胡说一气,让调解的人大瞪小眼。

后来几次三番上门做工作,终于达成协议,由老王的两位姐姐每月出赡养费,老王的哥哥一家照顾老太太的日常生活,我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在尖山村的日子,少了城市的喧嚣,多了乡村的宁静。初来的新鲜感早已褪去,也让我在这里遇见了另一个全新的自己。在驻村的工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跟和我父辈年龄差不多的人打交道,他们像长辈一样善待我、包容我,让我倍感温暖。

(作者单位:甘肃省渭源县人民检察院)

里,承载我们记忆的房屋一座座空了下来,落下了锁头,爬满了青苔。门口的柴火还整整齐齐砌在那里,可背柴的人却在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悄然离去了。

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村里现在还有什么呢?有父母在外工作、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孩童,有没有人那养、日日在村里晃荡的老狗,还有那片曾经放牛的河滩、爬过的山头、冒险闯过的树林……村子不再嘈杂,仿佛一切都在,其实好多都不在了。

村子的现状如同我们关于童年的记忆,每走一步都是回忆,每一份回忆却都少了唏嘘感慨。少年初识字,不知其中意,中年再回首,已是书中人。《城南旧事》里英子说,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是的,我们既盼望长大,长大后可以身体自由、无拘无束,我们又期望一直纯真,如孩童般有人宠、无生活的重担。

可惜,“分明昨梦今朝事,梦醒已嗟白发人”,我们所渴望的童年,只剩下回忆或在梦中,还好,下一代还在慢慢成长。我们可以陪伴着他们的童年,再经历一场成长的希冀。希望这一次,我们可以父母的身份,支持他们还有曾经的我们,圆少时那些未尽的意愿。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锦瑟入笺(组诗)

汪宇堂

念奴娇·重读今古

苍峰耸峙,登临处,犹自巍然嵯峨;仰天一笑,放眼去,碧空一片寥廓;千云奔驰,万流滂沱,不曾梦萧瑟;半壁秋月,更无闲愁倦色。

暮年常忆故往,几时竹马,化铁骑长车;挥洒顾盼谈笑间,阅尽三山五岳;塞北雨露,江南冰雪,风雷壮魂魄;苍翠老柯,重读古今方略。

满江红·回首关山

笑问苍野,知何故,变了颜色;曾记得,门前杨柳,屋后冰雪;雾润兰馨洞声外,星耀桂香寒宫侧;凌云志,梦里天涯路,情切切。

越高陵,步大漠;边塞事,字如铁;对八千云雨,汗洒金镞;风夜吟羌笛曲,征马晨嘶关山月;望故园,草木皆有情,共凉热。

水龙吟·归者之歌

登高放目四野,仰天长啸三尺剑。闻道夜深,此处曾见,紫气红焰。江南流水,塞北雪原,天涯海岸。把山河游遍,归来未晚,路千里,梦一半。

万里大鹏穹走,做长空云走星汉。老将雄风,斗酒石米,不值一叹。幸甚至哉,横渠咏志,百年苦短。问夕阳归处,桑榆正美,谁人嗟叹!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

故乡的那条河

蒋杰

我的故乡遥远,遥远到只剩下地图上的一个圆点,干巴巴地停留在大雁山向阳的一面,轻轻抚拭,拂去浮土和积雪,黑色的山脊起伏弯曲,微微泛黄——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离家五千里,故乡是我种在地下却永不发芽的一粒瘪糜子。我常在月圆时遥望西北,也曾曾在八月里泪流满面。

父母的来信空无一字,他们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老两口每天数着鸡叫声起床下地,犁一耙是他们写给我的回信。

而今我常常彻夜难眠——故乡的风,吹白了父母的一头黑发,也吹深了我额头的皱纹。我时常把自己虚构成故乡的那条河,时而汹涌奔腾,但更多的时候,平静、细碎、咸涩……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小时候

潘芳芳

很怀念小时候。那个“小时候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话题,狠狠戳中了我的心尖儿。看着网友们那些似曾相识的过往经历,有会心一笑,有恍然感慨,有感恩珍惜,也有“人无再少年”的怅然若失。

1. 儿童不谙事,歌吹待天明。小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时间太漫长,长到天天盼着能长大去实现自己的宏伟壮志,长到日日总想背起行囊去闯荡江湖走天涯。

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炎炎夏日,舍不得吹风扇的夜晚,在平房上乘凉过夜。我仰头看着满天繁星,小小的孩童只识得北斗七星。无所谓,我有大大的脑袋瓜,可以星空为题想象很多天马行空的场景。我想象着银河与地球交接在远远的北冰洋上,高高的冰山中有扇大大的拱门,我骑着刚学会的自行车,穿过长长的向日葵路,终于赶到冒着凉气的拱门前,趴在那儿探头往外瞧,深蓝的宇宙愈发神秘,挂满了闪烁的星星,北极熊在看不到边际的雪地里戏耍……我呆呆想着,再一

次在心里改变自己的梦想——做个探险家,驾着宇宙飞船把北极熊送上太空,再摘几颗星星回来送给好朋友,人却渐渐进入梦乡。

晨光透过树梢照在脸上,深吸一口气,一股独属于清晨的草木清香沁入肺腑,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传来,人慢慢清醒过来,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我顺着树荫,给凉席和自己挪个位置,再次躺下看天看云。胶东的云特别低,总感觉自己爬上山头就能够着那一簇簇白,我心里琢磨着该如何避开暑假作业,妈妈喊吃早饭的声音便传了上来。

那时候很是奇怪,为何每次妈妈都能精准地在我醒来后喊我吃饭,为何她一眼就能看出我自认为藏得好好的小心思。直到为人母,有些往事常会以换个角色的方式出现在我和孩子之间,那些疑惑和不解,不用说也慢慢在心间明了。

熟悉的呼唤响起,老牛也开始在牛栏里着急。生活在胶东半岛农村的“80后”“90后”孩子哪个没放过一头陪伴了半个童年的牛呢?少时的我万事不上心,唯独把老牛当作自己割舍不了的责任。为了不饿着它,便飞

速跑下平房,胡乱吃几口早饭,牵着缰绳便往草木茂盛的河边去了……

2. 再忆少年事,有很多啼笑皆非的片段。

小时候,我和爸爸是好伙计,我的很多爱好都源于他的启蒙。比如心算、化学,比如做饭、阅读。上学前,爸爸教了我一首歌《北京的金山上》。上学后,老师教的曲调有所不同,我一直以为也很坚持地跟小伙伴们说这首歌有两种唱法,我唱的是其中之一。直到长大后的某一天,正哼着流行歌曲的我忽然意识到,或许我爷俩只是单纯地唱歌跑调了。

初中时,家离学校十二里地,冬天住校,其他时候要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上下学。那时晚自习上到晚上九点,陪了一眼就能看出我自认为藏得好好的小心思。直到为人母,有些往事常会以换个角色的方式出现在我和孩子之间,那些疑惑和不解,不用说也慢慢在心间明了。

寻常的作物,别样的果实。它不仅是一种瓜果类蔬菜,而且还用来制作乐器、饰品和葫芦瓢、酒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可谓用途多多。这就是能“藏得乾坤”的葫芦,是其他作物无法比拟的葫芦。

仲夏时节,是葫芦生长的旺季。菜园边、田埂上、大棚里乃至乡亲们房前屋后的院落,随处可见喜欢攀高爬高的葫芦。它们把藤蔓伸向主人提前扎好的竹竿、木架架,伸向瓜墩附近的树枝、院墙乃至瓦面。而且,藤蔓伸向哪里,哪里就会结出“累累硕果”。这“累累硕果”或高高悬挂于瓜架,相互比拼着自己的优美身姿;或静静躺在院墙、瓦面,尽情享受者日月之精华。

这时的葫芦,表皮嫩绿,果肉鲜嫩,且呈银白色,正好可作蔬菜。然而葫芦有甘苦之分,味甘者才可食用,味苦者则不宜吃。正因为如此,人们在采摘前或购买时甚至在将葫芦用作食材加工前,须用指甲或刀尖将其蒂部剥出一点,放进口中尝尝,以判断其是甜是苦,并决定是否采摘或购买,是用作食材还是干脆喂猪。选好的葫芦,去其皮,切成片或丝,或清炒,或炖汤,或用来煮面条,无不味道鲜美。

儿时生活在农村,物资匮乏,粮食普遍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更为为了长身体,只得“饭不够,菜来凑”。其中,结得比较勤且甜者居多的葫芦,自然功不可没。

葫芦的品种、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其名称亦有多种叫法。家乡鄂东南,将棒状葫芦称为“瓢子”,而将瓢状、海豚状、壶状等类型葫芦都统称“葫芦”。

葫芦吃不完的,或在当吃之时尚

未发现的,或虽已发现却是味苦的,或个头大、长相特别耐看的,就让它留在藤蔓上继续生长。待到深秋时节,这些“留下来”的葫芦表皮颜色亦由嫩绿变成鹅黄,质地变硬,指甲再也无法剥下去。这时,将它们采摘下来,置于通风处晾干。这样,不仅可以为来年种植留下种子,还可用来加工葫芦丝、葫芦饰品和葫芦瓢、酒葫芦,让葫芦从此身价倍增。

葫芦丝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一种吹奏类乐器。近些年,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不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少年儿童爱上了吹葫芦丝。那柔美细腻、飘逸轻灵的音质,无不让人心旷神怡。

制作葫芦饰品,不仅可以陶冶情趣,还是一条生财之道。在我家的博古架上,就收藏有几件葫芦饰品,它们有的是从事木刻艺术创作的外甥送的,有的是几年前我被辽宁大连一家残疾人公益网站聘为征文大奖赛评委时,主办方给的赠品。这些“宝葫芦”饰品,嘴小肚大,憨态可掬,并烙有山水画或人物画或书法,还刷了一层清漆,既增添了其美感,亦对饰品有一种保护作用。这样的“宝葫芦”就更让人爱不释手了。

葫芦还是拉祜族的文化图腾。这个被称为“从葫芦里诞生”的民族,其生活中处处可见葫芦的影子。他们用葫芦保存种子,饮用葫芦水,甚至在建筑、服饰和日常生活中都使用葫芦作为装饰或实用物品,以此来表达对葫芦的崇敬和信仰之情,其葫芦彩绘艺术,更是堪称一绝。

葫芦还可加工成盛酒的器皿。济公活佛“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唯有那个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的酒葫芦是好的。济公的酒葫芦伴着他从古“走”到今,也从古“喝”到今,酒永远喝不完,酒葫芦依然完好如初。当然,这只有活佛济公才能做到。

民间有句“依葫芦画瓢”的俗语,虽说是用来贬损人的,但从中不难看出,先有葫芦然后才有瓢。瓢既可依葫芦画成,更是由葫芦加工而成。

用葫芦做瓢是一项技术活。将已晾干的葫芦,用墨斗在其正中间弹出一道分界线,然后将其放到一条四脚朝天的小板凳上,用铁钉固定,再用锯齿分界线将其一分为二,抠出里面已干涸的瓜瓤和瓜子,一对双胞胎葫芦瓢即告完成。锯好的葫芦瓢不能立即投入使用,还得填满草木灰,放在阴凉处晾上十天半月,使其内膛全部干透,以防日后发裂、变形。

葫芦瓢的用途可多呢。水缸盖上倒扣一把葫芦瓢,在儿时的农村,是一般家庭的“标配”。人们用它来舀水洗碗做饭,用它来喝水,较之铁瓢,更显得轻便实惠。用它来淘米更是事半功倍,因为葫芦瓢在淘米时留下的皱褶正好可以让沙粒滞留其中。这不禁让人感慨万物之神奇。盛猪饲料和稻谷、小麦、黄豆等农作物的缸内或缸盖上,同样少不了葫芦瓢的身影。从坛内抓爆米花、苕角、蚕豆出来吃,器具同样少不了葫芦瓢。葫芦瓢使用时间长了,其表皮慢慢变成暗红色,像刷过清漆一般。这样的葫芦瓢,本身就是艺术品。

葫芦这种乡间寻常果实,竟可以展现出如此之多的妙用与妙处。其中,既有朴素的智慧,亦不乏浓郁的生活情趣。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检察院)